

《演员请就位》《心动的信号》《中国新说唱2020》等热门综艺赢了话题输了口碑——

炮制冲突话题，不该成为综艺的“标配”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盘点近期热门网络电视综艺节目，会发现热度榜前几名正呈现口碑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和《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圆满收官；另一边则是《演员请就位》第二季、《心动的信号》第三季以及《中国新说唱2020》的争议在网络频频刷屏。

匆忙录制上线，评分一路走低跌至4.5分的《中国新说唱2020》，诠释着对小众音乐暴力开发的“再而衰、三而竭”，全凭话题营销强撑。《心动的信号》第三季某素人嘉宾还来不及出场，就被曝出私德有亏，尽管制作方宣布剪光其相应出场片段，但掩盖不了节目本身空洞疲软的本走向。至于开播不过两集的《演员请就位》第二季，虽成功凭借“评委吵架”“选手不屑”登顶微博热搜。然而，这种打着比拼演技旗号，走回真人秀炮制冲突，玩弄规则的做法，显然触怒了受众，成就流量同时，也让节目口碑一落千丈。

对于综艺人来说，在经历《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等文化综艺“复兴”、经历《乐队的夏天》《这！就是街舞》等小众文化赢得更广泛大众认可的成功之后，是走向《花儿与少年》《演员的诞生》等真人秀炮制冲突、甚至是恶意剪辑的老路，还是突出重围，用创意和高水准制作杀出一条差异化竞争的血路？这既取决于制作者与平台方对待观众的诚意与匠心，更取决于驾驭节目实现价值引领的能力与水平——别让炮制冲突话题，成为综艺的“标配”。

综艺破圈怪现象：难道只有“黑料”“开撕”才能上热搜？

“郭敬明和李诚儒的battle（争论）”“黄奕被郭敬明点评时的表情”“尔冬升吃瓜”“大鹏的主持站队”……这不是什么娱乐圈“口水战”，而是号称“向行业输送优质、有潜力的优秀演员”的竞演类综艺《演员请就位》第二季贡献的微博热搜话题。



▲原本《心动的信号》捕捉普通人恋爱萌生细节的模式在一众相亲节目中清新脱俗,然而节目组连续三季沉迷打造“白富美”“高富帅”爱情故事,难掩其一再重复剧本的空洞与乏味。

►黄奕在《演员请就位》第二季重现电影《风月》片役得到了原片导演陈凯歌和观众的肯定,可节目组似乎更热衷“开撕”的话题,让围绕表演的严肃讨论变成廉价的炒作。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率性的民谣乐队“五条人”以松弛的表演方式和音乐态度赢得观众缘,成就了节目热度和话题。(均制作方供图)



场面成了综艺的“标配”？

当“烂片营销”黯然退场，“开撕综艺”还能够走多远？

曾几何时，大银幕“烂片营销”风光过几年。抓住观众“越是烂片越是好奇”的心理，《富春山居图》《小时代》确实拿下过数亿元票房。然而当观众成长、审美提升之后，如法炮制的《摆渡人》《爵迹》，在《流浪地球》《红海行动》等硬核佳片面前黯然退场，让电影人抛开对流量明星与话题营销的执念，正视品质与口碑的力量。

节目里，导演席嘉宾郭敬明将一张代表演技最高评级的“S卡”，给了现场嘉宾公认表现稚嫩的偶像演员。这一举动遭到嘉宾李诚儒的反对，认为郭敬明的随性而为是对其他认真演戏、拥有实力选手的不公平。眼见争论升级，节目组不忘给导演席嘉宾尔冬升一个镜头，“吃瓜”看热闹的情形呼之欲出。而另一边主持人大鹏没有平息或正向引导的意思，反而跳脱主持人身份说出“我站郭敬明”。此外，节目中郭敬明对黄奕被公认较出色的表演片段提出质疑之时，节目组又刻意将特写镜头对准黄奕，捕捉不服气的表情。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节目的热度

有了——郭敬明的出位举动成功挑起观众不满，三个话题阅读数均破亿次，其中“郭敬明和李诚儒的battle”阅读数更是高达8.3亿次，引发过10万讨论，诟病郭敬明在争论中的表现为“诡辩”，对于流量的无理由青睐破坏了影视行业生态。要知道，节目播出首期，网友还在为导演尔冬升对于流量明星“连五官都还没搞清楚怎样用技巧控制”“靠样子是没用的”的辛辣点评而叫好。围绕嘉宾“开撕”的内容很快让节目口碑急转直下。同样的还有《心动的信号》第三季，原本捕捉普通人恋爱萌生过程的模式在一众相亲节目中清新脱俗，然而连续三季沉迷打造“白富美”“高富帅”爱情故事，难掩其一再重复剧本的

空洞与乏味，反而嘉宾接连被曝出的“黑料”，戳破了节目精英人设的泡沫。如此综艺破圈，观众见怪不怪。原本主打治愈与浪漫的《花儿与少年》，依靠剪辑呈现一出女明星“宫心计”，被网友讽为“花学”。到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平台又“故技重施”，原本是女性间的惺惺相惜演变成台上台下的暗流涌动。成就每集一“爆点”的代价是，几乎每位女嘉宾都遭遇网友“心机”“戏精”的批评。更不必说，打着推广说唱音乐的《中国新说唱》前身《中国有嘻哈》，刻意放大了音乐中暴戾的一面，让小众音乐在大众心中种下恶的印象。如此种种，让人不禁发问，什么时候起，曝“黑料”、炮制“开撕”

55万字长篇小说《树民》钩沉了人类童年时期部族篝火夜话的古老回忆

前现代的“说书人”仍充满魅力

■本报记者 柳青

为了写作《树民》，作家安妮·普鲁“消失”了14年，史料研究和素材收集耗去数年，实际写作时间持续5年多，终于，她在80岁的年纪，出版了这部55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生活在北美大陆的两个家族七代人经历的三个世纪。而她最初构想的小说体量，是目前的一半。

作家的高龄，大部头的篇幅，都是围绕《树民》的话题。但让人错愕的是作者大胆地选择了一种古老的写作范式，这是一部“不现代”甚至“前现代”的文本，小说叙事的时间感、速度感，以及强度，与当代时髦的写作范式背道而驰。这是一个更适合于“听”的故事，它创造的阅读体验，钩沉了人类童年时期部族篝火夜话的古老回忆，这种失落许久的“说书人”的艺术，在当下仍彰显了它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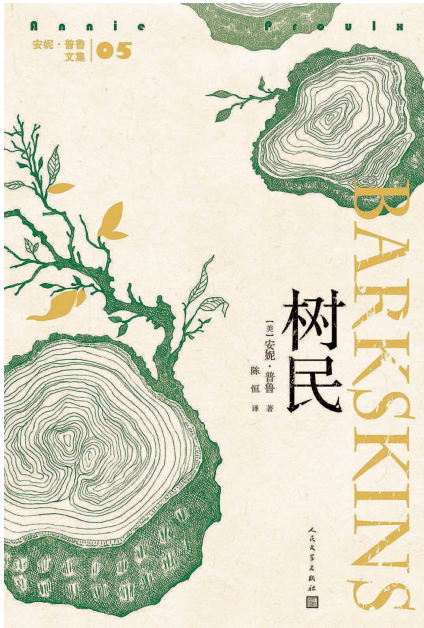
小说开始于1693年，勒内·塞尔和夏尔·迪凯是两个一无所有的法国青年，他们作为佣工来到当时的“新法兰西”——后来的加拿大，他们被雇主带入黑暗广袤的森林。后来我们将发现，人类在这个故事里是脆弱的，命运之手翻云覆雨的拨弄下，成群的角色冲刺着奔向各自的终点，唯有森森林木生生不息。人攫取着森林，创造金钱帝国，而后资本吞噬了人，终于，庞大的财富帝国在一夕间崩塌，荒芜的土地上，残损的森林仍顽固地生长着。

金钱和人类之外，森林是《树民》里强悍的主角。在普鲁的笔下，森林是活着的实体，拥有鲜明的色彩、气息和节奏：“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在法国数百年间都未曾出现如此巨大的树，常青树比教堂还要高，繁茂的枝叶在头顶上空交嵌融合，形成一片虚假的天空。”“鲜艳夺目的枫树在黑色云杉旁闪耀，第一场冰暴在十月的晚上来袭，雪花在云杉针叶间嘶嘶作响，森林仿佛吸气般收缩起来。”“森林以自己的方式吞噬着它的破坏者，依然带有活力的树根明目张胆地生长着，地平线上看起来总有越来越多的树。”

“写一本关于森林的书。”普鲁的这个念头成形于30年前，她途经密歇根半岛一个荒废的小镇，那里只剩下一座遛遛的自动洗衣房伫立在人迹稀少的小镇路口，在四周杂乱生长的灌木里，她看到一块纪念碑，上面说这个地区曾是世界上最繁盛的白松林产区。那一刻作家抬头四顾，看不到一棵白松。这让她想起童年阅读经历中难以忘怀和摆脱的文学形象——白人殖民者无休止地在葱葱郁郁的大地上攫取利润。把《树民》定义成一部环保主题的小说，是避重就轻了，作者有宏阔的书写野心，和深切的忏悔，这是一则关于“北美与现代资本帝国”的寓言，切开北美不到300年的历史躯体的血管，里面流淌着触目惊心的黑色欲望，那是贪得无厌的饥渴，疯狂的浪费，以劫掠作为最大的动力，扫荡整个大洲。

普鲁四年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与其说是科学层面的，不如说症结在于文化层面。《树民》里含蓄却犀利写出，西方白人几个世纪来深信不疑的“文明的道路”，某种意义上是绝路。小说平行呈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北美大陆原生的“树的世界”，原住民米克马黑人（印第安人）相信自己是从此片地方生长出来的，就像树木从土壤里萌生。另一个世界是白人殖民者从欧洲带来的“钱的世界”，欧洲固化的阶层结构里一无所有的冒险家们，试图不择手段地白手起家，在新大陆建立财富和地位的秩序。

塞尔和迪凯在密林中走上命运分



《树民》书影。

他以毛皮交易赚来的第一桶金作为原始资本，进入新兴的木材交易行业，其后他往来于大西洋两岸，在欧洲以贵族的财富博得老钱家族的青睐，娶到一位闺秀。他终于进入那个闪亮的世界，用金钱和名望维持家族纽带，血缘是无关紧要的。

白人殖民者闯入时，睿智的老酋长意识到“我们将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然而事实是，一个世界不断地撕裂、摧毁着另一个。塞尔的后人成为成千上万四处飘零的印第安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小群，迪凯改名杜克，他的后人不断巩固着一个伐木垄断公司的财富。两个家族的后代偶然地发生无意识的交集，他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迪凯唯一的亲生儿子对产业毫无兴趣，他在中年回到欧洲，抛下他和印第安女人的私生女。女孩明白了自己不是一个被爱的孩子，她是一个“欧洲文明人”心血来潮的失败作品，因为她没有变成“开化的野蛮人”。她忍受了被抛弃的孤独，在沮丧中寻找一个能帮她成为印第安人的男人。这个人是塞尔的后代。普鲁在描写“树的世界”和“钱的世界”时，笔触是不同的。她以毫无掩

饰的柔软的悲情，书写印第安人随波逐流的悲歌。空有狩猎的才能而无用武之地的印第安少年成为被遗忘、被毁灭的边缘人，他在绝望中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对他说出：“我不是任何一类人，我哪里都不属于，没有适合我的地方。”儿孙满堂的老酋长痛苦于白人摧毁了他早年遗失的儿子以及更多的印第安年轻人：“枫树和山毛榉会掉下它们的叶子，直到闪烁光芒的新叶再次张开。而他，不再有任何一片。”一代又一代的印第安人不再狩猎，他们被迫进入“工作换酬劳”的资本系统，意志茫然地被夹在白人的世界和他们自己的一知半解且行将消失的文化之间。

而到了“杜克商业帝国”相关的章节里，作者用几乎是黑色喜剧的口吻，讲述这个家族的子弟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死于非命。迪凯的敛财大业未成而死于仇家手刀；他从街头千挑万选后培养起来的继承人，死于一枚钉子引发的破伤风；他的子侄们集体死于一场豪华家宴上的意外火灾；硕果仅存的男性继承人死于极寒霜冻中……男人死后，比男人更强悍的拉维尼亚重新拉扯家业，而这位搞得定媒体、法院和私家侦探的铁娘子，却搞不定心脏病的突击。没有阴谋，只是接二连三的意外，仿佛命运的嘲笑，人一个接一个地死了，钱倒是如岩层般地累积着。资本的驱动能量是如此惊人，以至于火车、汽车和电报这些技术进展，以及南北之间的内战，都是资本化学反应需要的催化剂。最初是人占有财富，最后，是金钱占有了人。

商业资本的堡垒总是从内部崩塌。杜克公司的子弟里出现了一个“自甘堕落”的浪荡儿，公然地挑战家族信念：“企业家精神散发着18世纪的臭味。”他毕生游荡，所有的兴趣在于找到“野生森林的核心力量，那至关重要的生命力”。《树民》的吸引力也在这里，普鲁不是吁求“尊重文化多样化”或“多种树、少剥削”的口号式作者，在她的去尽雕饰的文体中，在成群结队冲向终点的人物和故事里，写作者创造了那种“至关重要的生命力”——人类在现实中的力量捉襟见肘，然而靠着“说书人”的讲述，重建和救赎一个世界都是可能的。

本报讯（记者李婷）沪上近百位非遗传承人和玉雕大师，将在一块60公斤的和田玉石上合力创作“初心之地”主题作品，并在明年建党百年之际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永久保存。

在昨天举行的“百人百艺·非遗献礼”主题活动暨海派玉雕“初心之地”创作启动仪式上，作品设计图正式公布。作品将突出体现上海特有的石库门建筑群，呈现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地标，包括有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新渔阳里、《星期评论》编辑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一大代表们集体食宿的博文女校、《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译本的出版地——又新印刷所等。

“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初心之地、光荣之城，这里不仅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中心，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亦长期驻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表示，上海是一座红色文化浸润的城市，仅以该馆所在区域为例，其周边密集分布了多处与建党历程相关的革命旧址、遗迹。比如，位于南昌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在他看来，上海的红色故事值得进一步深度发掘，用“匠心”塑“初心”，以艺术的形式传承、传播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这次参与创作的既有年过七旬的老一辈大师，更有80后、90后的年轻后生，大家都以能够成为集体创作的一分子为荣。”上海海派玉雕文化协会会长郭清华介绍，项目定项后，从创意设计征稿、线上线下动员，到主创团队的召集组建，协会上下热情高涨。他不仅是组织者、发起者，作品所使用的60公斤和田玉石亦来自其本人的捐赠。他说，能够把多年的珍藏拿出来，以此来记录这个时代的伟大与美好，是他的幸运。

杨浦区玉雕非遗传承人朱喜伟透露，为了更好地参与创作，今年六月起，主创们反复学习建党前后的史料，实地走访1920年前后建党创始人活动及工作场地，拍摄了数千张照片，追寻红色记忆，探寻精神密码，在历史中汲取力量。

海派玉雕与中国玉文化传统保持着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联系，因为长期浸润海派文化，能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被誉为当代中国玉坛的“风向标”。参与创作的玉雕大师们表示，今天，经受红色文化的洗礼，获得了丰厚的滋养，更使海派玉雕有了“魂”，焕发出新的生机。

据悉，海派玉雕“初心之地”的创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实施和推进之中。主创团队决心把作品做深做精，使之成为能流传下来的海派玉雕精品力作。

同时，全市各级、各类非遗传承人正积极行动，为明年建党百年进行主题创作，展现非遗传人爱党、爱国的情怀和责任担当。



海派玉雕“初心之地”设计稿正式公布。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上海启动『百人百艺·非遗献礼』主题活动

近百位玉雕大师将合力创作『初心之地』主题作品